

抒怀



元旦意为“初始之日”，即新年伊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家的元旦是最隆重的。父亲是一个注重节日形式的人，他会把每一个节日都过得有声有色，像模像样。端午节挂葫芦吃粽子，中秋节赏月吃月饼，元宵节扎灯笼吃元宵，春节贴对联放鞭炮，就是二月二龙抬头，父亲也欢喜地带我们去把头发剪了，他坚信这样才能健康好运。

在元旦这一天，我们家开始为大年

元旦是大年的预演

□ 邢彦冬

的狂欢正式预演。父亲早早就起来将大红灯笼挂起，房前屋后打扫整理，玻璃窗都要擦得能照出人影，待一切清爽整洁后，便喊我们一起去市场。此时的市场里人山人海，到处飘荡着浓浓的年味，各种年货纵横交错地织成了一张绚丽多彩的网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左提右抱，大包小包，收获沉甸甸的喜悦回家了。

接下来父亲就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了。我们家大年三十的晚餐规格一般是十六道菜，而元旦这一天至少要十道菜。在那个物资还不丰富的年代，十几道菜也算是最大排场了。父亲通常要绞尽脑汁地提前列菜单，为了凑数他挠着头满地踱步，母亲看不下去说：“有几个菜就算几个吧！”父亲听罢横着眼睛道：

“怎么能应付呢？来年的丰衣足食都在这顿饭里呢！”其实在父亲的思想里，这顿饭的形式里倾注着他满心的期待和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。

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一道菜是银耳拌山楂罐头，父亲为了凑数，将这道简单的菜一年又一年端上饭桌。因为罐头平时吃不着，所以摆在银耳上的几颗山楂被我们吃光，盘底的罐头汤也喝没了，等父亲忙完一看，这道娇滴滴的菜只剩下银耳了。还有素炒白菜、炒花生米、煎鸡蛋等小菜，无论怎样，花花绿绿凑了一桌子，看上去透着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和满满的节日气氛。

最后的压轴大戏当属饺子。父亲总会拉长腔调喊上一句：饺子就酒，越吃越有。对这吉祥的寓意，我们都深以为然。父亲调的饺子馅鲜香不腻，猪肉酸

菜的，韭菜鸡蛋的，每一种馅都有它独特的香气。我不喜欢吃肥肉，父亲便极有耐心地把肥肉煸成油滋，调成的馅香酥可口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当热气腾腾、白白胖胖的元宝形饺子端上桌，元旦的气氛被烘托到了顶点。父亲望着一桌色彩斑斓的饭菜和桌旁的一家人，发表起节日感言：“新的一年了，好的坏的都过去了。明年，我们的日子会比今年好，往后一年比一年好！”

筷子碰着筷子，面对着面，一家人脸上洋溢着满足，满怀企盼大快朵颐起来。元旦在这一顿准备了半天的晚餐里，散发着喜庆和幸福的味道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旧年已去，新年已至，真正的精彩上演前，这场预演正是带着信心和希望开始的。

生活

浏阳市荷花中学 姜滨

冷水井位于浏阳河上游，我们这个唤作姜家大屋的田垄正中央，是由麻石磨光垒成的两口四边形的天然子母井，子井略小，是饮水井；母井稍大，作农田水用，水面约二三十平方米。大概是出于乡野，它没有一个像白沙古井那样响亮文艺的名字。但水井终年泉水喷涌，甘凉清冽，维系着周边几个村组人家的生计。

乡邻们每天的生活几乎是从水井开始的。晨光微曦，人们便三三两两赶来打水。日上两三竿，早起洗衣的女人提着竹篮或木桶子接踵而来，占领那些光滑的麻石。家长里短开始在一片“梆梆”的棒槌声中荡开来。

那时候跟我同龄的孩子，都能干割草放牛喂猪的活，而我小时候长得瘦弱，父母没让我干活。我心里想着帮父母减轻负担。到了八九岁，我就抢着去冷井水担水，两个木桶子，一根勾担，起先只能挑小半桶水，水桶几乎贴着地面，明明胳膊承受不起，脚力不够，还咬牙坚持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生怕洒出去一丁点儿，当把水倒进水缸里的时候，如释重负。

夏夜的井边最热闹。村里那些“双抢”归来的男人赤裸着黝黑的膀子，头发间夹杂着几片禾叶。打一桶砭骨的泉水上来，先伛着背伸长脖子咕噜咕噜喝个痛快，喝完对着田野打了一声“嘿哈”。然后再把水从头往身上浇了个遍。还有从井水中扯起白天用网线袋装着的西瓜、汽水瓶，大口吃着，沁凉爽心，唇齿留香，觉得生活的幸福不过如此。

逢年过节或哪家的红白喜事，冷水井热闹非凡。当然还有大年初一乡亲们起个大早，挑第一担井水祈愿福报最早登门的习俗。那热气蒸腾的水井，氤氲的是一份热腾腾的温暖和乡情。

村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家打摇水井，后来自来水管到了家里，冷水井越来越岑寂。那些唤作“春桃”“亩青”“运田”“春耕”的娃儿都已人到中年。那口水井，听说前几年改造成了一个钢筋水泥构建的游泳池。

但在我看来，冷水井从用水泥砌砖的时候，那喷涌的泉水就已经干了。

好奇猴

印象



韩业玲/摄

魔幻城堡

海平面在孤岛之上

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2019级 曾子恒

时间流逝着，将渐斜的阳光酿作一抹酒红，柔柔地洒在他的脸颊。他起了身，将头转过去，抖落一脸红晕，缓缓睁了眼。眼前，仍是高耸的椰林，无垠的海；风掠过，将浪儿摔作一地的花；浪花渐渐枯萎，被沙滩搅拌，揉碎，溶解，做着一个轮回的梦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他才被轻轻拍醒。她忧郁地凝视着他的泪眼，说道，做噩梦了吧，亲爱的。是不是在梦里，你又被流放到了一个人的孤岛？我说过，不会丢下你……

他倏地闭上双眼。她摇晃着他，你怎么了啊？他漫不经心地说道，我在梦里呢，不然，孤岛从何而来？荒谬至极。在梦里，就得再做一个梦，才能不负得正，回归现实。她哭笑不得，说道，几分钟前，把我带到这孤岛上的，不是你吗？他睁开眼，疑惑地看着她，记忆短了路，不再运转。两人在猩红的斜阳下，互相依偎着，入了梦。梦里，他仿佛听到，她喃喃地呓语着——海平面，在孤岛之上。

也不知道，他是否因为听到了这话，才从梦里惊醒。醒来的时候，却寻不见她的踪影。

不久前，他才向她表白过，她答应了。他还傻傻地问了她，这不是

梦吧；她告诉他，这是比梦更为梦幻的现实，也是比现实更为实在的梦想。一切的一切，都那么美好，怎么她说不见，就不见了呢？他开始在混沌里奔跑，呼号，嘶吼着她的名字。恍然间，他看到，孤岛在海平面的临界，浮浮沉沉，令他眩晕，他迷乱着，着了魔。他的气息，渐渐微弱了，弥留之际，他似乎看到一束光；这束光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被酿作一抹酒红，洒在他的脸颊，也坠在了她的脸庞……

她的脸庞，温柔而姣好。她问他，做噩梦了吧，亲爱的？你站着都能做“噩梦”，跟你说过啦，我不会丢下你。他还没缓过神来，一个吻落在了他的脸上。他问她，这是在哪儿，到底是梦里，还是现实；是在大陆，还是在孤岛；在海平面之上，还是海平面之下。他还没问完，似乎就意识到，这个问题问得多么愚蠢：他的耳畔，川流着不息的人群，来往的汽车鸣着笛；远方的天际，夕阳从高楼之上，渐渐沉了下来，只留下一层淡淡的蔚蓝，像极了海平面——这一切，都是他最熟悉的现实。

她回答他道，我们在梦里，在海平面之下，在孤岛上——这座孤岛，承载着你我的如海之情，它将深深地，积淀于海平面之下，不离不弃。

回忆

一纸去年11月份的“老山林”之约，缘起于一则思村中学校名回归的消息。

“福寿山镇中学要改回思村中学的名字啦！”现在仍在思村中学工作的老思中人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精心制作了邀请函，邀请曾经在思村中学工作过的老师，一起回到仙顶岭，来到老山林，共同分享这一暖心的更名。

“老山林”是一处休闲农庄，坐落在仙顶岭右边的半山腰上。我赶到时已是傍晚的6点27分，高大的青山已完全斜卧入了深沉的暮霭里。

思村中学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们当年在这里工作的31位老师中，有9对夫妻，许多老师举家在这里过日子。我们形成的这个专属于仙顶山的小圈子，就如当初建立的微信群一样，叫做“相亲相爱初友帮”。

朋友们相逢话题很多。李卫说：“在思村中学的日子才是最值得留恋的。那时圈子小，吃完晚饭就是我们过家串门的好时光，家家有哪门子事谁不清楚？”又转过头来，对我说：“下次我们一起买房，还做邻居。”

我内心无比温暖。李卫是我在思村中学任教时，住在我对面的同事，也是篮球场上的队友、对手。我们两家一起面对面住了7年。

吃饭的时候，老刘老张夫妇与我们现场视频。他们是9对夫妻中最年长的两位，退休后居住在澳大利亚。老张关心我们，哪家要是出现了家庭矛盾，准会到场说得我们心悦诚服。

晚饭过后，我们现场的27人合了影。我们把在这里工作最久的刘教安老师推到了最中间的位置，对他说：“今天照相，我们按入校时间顺序排座，您就该坐最中间。”刘老师1981年师范毕业后就一直在思村中学任教，至今已近40年，是典型一人一校。我们所有人都围绕着他依次排开，留下了当晚最为珍贵的合影。

这就是让人艳羡的思村中学。一个窄窄的圈子圈起了我们曾经的欢笑与哭泣、快乐与忧伤，争斗与和平……至今，我们也说不准这个圈子到底哪里好，但就是觉得谁也替代不了。

夜幕下的老山林

平江县教育局 吴抄金